



歷史與空間

行走韓江源

我還留戀天主教堂那棵百年芒果樹時，三河鎮的曹立亮部長又將我帶到了韓江源，我心裡立刻驚呼起來了。韓江源，韓江的源頭，這個令人遐思繡繹的名字，原來就坐落於廣東大埔縣三河壩。寬闊的江灘出去，二條小木船被纜繩繫在分界石上，湧着江流蕩漾浮動。木舟以下是韓江，廣東省第二大水系，從三河壩蜿蜒流向潮州、汕頭入海，全長五千多公里，江寬五百米。韓江命名出自唐代詩人、潮州刺史韓愈。木舟以上是三江合流：緩緩的梅江、湧動的汀江和碧綠的梅潭河。沙灘細軟，秋風迷濛，江煙渺茫，木船斑駁。幾十級的江堤之上，韓江源客家母親雕像高高矗立……我登上小船，思緒悠悠，韓江兩岸遠山如黛，樹翠風清。

三河壩是中國歷史文化名鎮，電影《建國偉業》講述的「三河壩戰役」就發生在這裡。其實，它自古是粵東水道要衝，鹽運樞紐，兵家必爭之地，被史家稱為「得此控閩贛，失此失潮汕」。三河古鎮歷史悠久，人文古蹟眾多：古屋、古街、古墓、古城牆、古榕渡、古遺址，繁華散盡，痕跡猶存，時光打磨出它的歷史風韻。

以前海外華僑寫信，直接寫中國三河壩某村某人收，就可以收到了。可見，三河壩也是「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中轉站。翻閱《大埔縣志》，有這樣的描述：「舟楫輻輳，貿易者為浮店，星布洲渚。凡魚鹽布帛、穀粟器用，百貨悉備。」作為三江交會、客潮交融的商貿古鎮，三河壩素有「小潮州」的美譽。

我的腦海裡不斷閃過一些歷史的碎片：三河放竹排的風俗與我的家鄉完全一致。捆紮的竹排高高疊起，二個艙工，一人撐排掌舵，一人後頭唱歌打吡，在湍急韓江上漂流一天一夜，到達潮汕出售竹木，換回鹽魚海產品，坐船回家。有的人發了財，在潮汕買店置業……

三河壩是閩粵山區天賜的「水鄉」，春夏之交，水患頻繁。每當洪水氾濫，商家以船為店，連綴一起，排成江邊「浮店」，人來人往，熙熙攘攘，形成非常奇特的「三河市」。韓江西岸的匯城村，仍保留着明代古城牆，它建於明嘉靖42年，城開四門，高牆聳立，牆厚三米，垛堞千朵，斑駁的牆磚浸染着歷史的印跡……此前，南宋最後一位小皇帝趙昀曾在此設立行宮，指揮與元抗爭。清初設將軍府，金庸《鹿鼎記》原型、太子太師、饒平總兵吳六奇駐守。徜徉匯城古村，書部長告訴我：明清時

期，匯城村有100多個姓氏，形成全國罕見的「百姓村」奇觀。我驚訝得張大了嘴。

匯城村的陳氏宗祠是古民居的典型。它建於清康熙36年，是一座「二進四橫一圍」的客家圍龍屋。九三學社副主席陳紹明教授就出生在這裡。陳氏家族傳承客家家人詩禮起家的傳統，最終鑄造出「一門九清華」的傳奇故事：他家三代十人，9人均畢業於清華大學，與古代三河「一腹三翰林」相映成趣，合璧生輝。奇觀遠不止於此。鳳翔山麓，明代兵部尚書（國防部長）翁萬達墓，建於1554年，坐西向東，雕塑精美，氣勢恢弘，形制獨特，是客家地區難得一見的古墓。墓園平緩，後坡古榕蓊鬱，墓前兩側對稱豎立石人、石馬、石羊、石豹，栩栩如生，古樸安詳。

走出古墓，前方不遠處，是全國重點文物中山紀念園。登上幾級台階，牌坊石門赫然入目，上書「中山公園」，是國民黨元老胡漢民親筆。公園弘大，綠草茵茵，棕櫚吐翠，二側華表佇立，碑亭翼然，中間巍然矗立孫中山銅像，西裝革履，左手叉腰，右手拄杖，凝神注目，底座刻「天下為公」四字，為孫中山筆跡。

背後是西洋風格的「中山紀念堂」，建於1929年，是中國最早興建的中山紀念堂。一樓擺放北伐護法人物蠟像群，再現了當年孫中山親臨三河壩敦促陳炯明援閩護法的情景：中間案桌上擺放煤油燈、茶壺、茶杯。孫中山理平頭，穿中山裝，上唇蓄小髭，坐在左邊交椅，左腳疊放右腳上，左手扶椅，右手伸出二根指頭，神情莊重，似乎與陳炯明絮絮而語……隨侍胡漢民穿着大褂，亦坐交椅，疊腳，拿筆在本子上記錄着。案桌右邊的陳炯明，神色肅穆，雙腳交叉，雙手握拳平放大腿上，好似在凝神諦聽。侍立一旁的蔣中正身穿軍服，左手握拳抵着下巴，右手拳頭抵托左臂，彷彿在思考……

一樓有蔣中正題「景仰國父」、林森書「作君作師」等匾額，還有蔣中正、張學良聯名保護中山紀念堂的「佈告」。二樓陳列「國父」孫中山、「國叔」徐統雄的圖片資料，中有毛澤東1956年題字「孫中山先生生平事跡展覽會」。

據《大埔文史》記載：1917年秋南北分裂，軍閥混戰，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任命陳炯明為總司令。1918年1月，陳炯明屯兵三河壩。5月26日，孫中山從汕頭坐船到三河壩。此時，鄉人奔走相告，紛紛往關下碼頭等候歡迎。當協和號輪船

■ 胡賽標



■韓江源坐落於廣東大埔縣三河壩。 作者提供

徐徐泊岸，身穿中山裝、右手持杖的孫中山出現時，岸上軍樂齊奏，群眾熱烈鼓掌。陳炯明一行登船，一字排開行禮，孫中山和歡迎人員握手問好，隨即上岸乘坐衙轎，由東門進城。一路上，國旗前引，軍樂繼之，幾十名武官戎裝佩劍侍步轎前。轎後為學生、群眾等，浩浩蕩蕩。隊伍經過西門，孫中山突然招手叫停轎，原來他眼尖，看見「王改齋編修祠」，進入祠內，只見有塊匾額題「千載孤忠」。這王改齋原是翰林院編修，得罪權貴，被貶為三河驛丞，卻開三河文化，鄉人思其遺愛，建祠祀之。孫中山垂詢數語，默然退出，前往天主堂，與陳炯明坐談……孫中山在三河壩停留五天，6月1日，經汕頭赴上海……

跨過雄偉的朱德大橋，我們來到三河壩戰役紀念園，它被列為國家級文保單位。一組慷慨激昂、浴血奮戰的「軍魂」群雕前，「沒有三河壩戰役，就沒有井岡山會師」幾個紅標撲入眼簾。朱德親筆題寫的「八一起義軍三河壩戰役烈士紀念碑」，在秋陽下熠熠生輝。三河壩戰役紀念館人流如潮，一幅幅珍貴圖片，一件件實物，向人們講述三河壩戰役的故事：周恩來和中國「六位元帥」都曾轉戰三河壩，牆上陳列着林彪的照片，瀟灑出尊重歷史的氣息。

筆枝尾山上，松林蒼翠，戰壕逶迤，戰士臥伏，讓人想起92年前三天三夜的激戰：三千多起義軍面對二萬多敵軍的慶戰，蔡晴川全營官兵壯烈犧牲。而周恩來、賀龍等率領的起義軍進攻潮汕失敗，據說林彪也逃跑了，因為語言不通，怕路上被敵軍捕捉，又重新歸隊。朱德在與上級失去聯繫、面臨全軍覆滅危境下，主動撤退，保留革命火種……朱德鼓勵士兵說：「我們失利了，但只要有信心，最終一定會勝利！」朱德反思了三河壩戰役：攻打大城市的戰略是錯誤的。它成為探索中國革命從城市到農村、從正規戰到游擊戰轉變的重要轉折點，在建軍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從此，朱德的炯炯目光投向「到農村去」的道路……

「望三水迴環滾滾波濤疑戰鼓，竹竿峰遠眺層層巒峰似豐碑。」俯瞰韓江源，歷史烽煙早已散盡，天空雲淡，三江合流，韓江靜謐安瀾。

生活點滴

11月8日，中國的記者節，這個節日於我，卻有着許多的眷戀和懷念。上世紀90年代初，全國各地興起辦報熱，我們小縣城也不例外，由縣廣播電台的幾名編輯挑頭，於1991年7月創辦了縣報。1992年春，我從部隊轉業回鄉，正趕上報社採編人員緊缺，我這個愛耍筆桿子的小秀才便有了用武之地，走進報社，真正地當了一名記者。

報紙創辦初期，辦公條件差，採訪環境艱苦。那時，下鄉採訪，也就是包裡裝個採訪本，交通工具通常就是自己的一輛「飛鴿」牌自行車。這樣的形象，常了，許多人都叫我們為「小報記者」。儘管如此，聽着卻很受用，工作熱情也高。

那時，為了向社會推介報紙，提高報紙的知名度，報社時不時就要掀起幾個小高潮。報頭更換搞慶祝活動，創刊周年搞慶祝活動，就連欄目開辦也要搞慶祝活動。記得那是1994年的春天，報社搞「蒙陽金盾」欄目開辦一周年慶祝活動，為了拉贊助支持報社

遊蹤

數年前去蘇州靈岩山靈岩寺禮佛，未進山寺寺門，我意外欣喜地遇到了佛緣——山道上迎笑亭處有一群賣醃金花菜（蘇州的一種風味零食）的婦人，竟然不是你爭我奪地搶生意，而是你推我讓地讓一位孤苦老太先做生意，讓她早些售罄醃金花菜可以在天黑前回家。起始我準備作成一位清爽的中年婦人的生意，那中年婦人竟然讓我去買一位乾癟老太的貨色，我不明就裡，後來那婦人說，這位老太孤苦伶仃，獨生兒子竟然不顧其生活，故而她獨自靠做小買賣謀生，村裡的鄉親除了給予恰當的照顧，在春季這一茬售賣醃金花菜的生意中也寧肯自己的生意遲滯而讓老太早些銷完回家。當時我大為感動，尋思自己是來拜佛的，不料未進山門就遇上了佛緣，真是一片祥和啊！

最近我在濟南的千佛山，同樣在未進山門時也遇上了祥和的佛緣，可謂千佛紛紜，一佛亮眼。

大明湖、趵突泉和千佛山鼎足而三，撐起了濟南宏大的風景名勝旅遊格局。遊覽過名湖名泉，我們就取道名山而去啦！擬想着有千佛山「千佛山」有多處，譬如浙江麗水有千佛山、四川綿陽也有千佛山，或許還有別的叫千佛山的去處，但濟南的千佛山似乎更加古老、更有韻味。何哉，蓋因濟南的這座千佛山歷史更為悠久，有着更加美麗的傳說呢！

眾所周知，濟南舊名歷下，至今有歷下區存焉。歷下，就是歷山之下，殊不知千佛山就是歷山，是跟一位歷史傳說中的大名鼎鼎

書若蜉蝣

■ 葉輝

永寧園・河上鄉・侯公祠

話說1949年之後遷居崇謙堂村的人愈來愈多，教會決定在單層聖堂之上加建一層，1951年竣工，樓下作為接待室及主日學課室，從1957年起，用作幼稚園，由歷史學者羅香林出任校監；及至上世紀70年代，教堂再無法容納新增的教友，遂洽購附近一幅土地興建新堂，1983年舉行獻堂禮，即今天所見的崇謙堂，舊堂仍在原址，在2006年重修後，改名崇寧三換得土地，次年興建兩層大宅石廬；採西式風格，有門廊及陽台，與周圍的傳統村屋形成強烈對比。

徐仁壽為客家人，他並非巴色會信徒，他曾將大宅借給天主教徒舉行彌撒，1981年逝世後，石廬輾轉賣給龍躍頭一名商人，古蹟辦曾與他磋商交換條件，將石廬列為法定古蹟，用作龍躍頭文物徑遊客中心，讓業主在旁興建丁屋；最後未獲地政總署批准，此後石廬一直棄置，漸破落；崇謙堂村保留客家及基督教文化，與龍躍頭鄧族的宗教信仰生活習俗不同，遊人將焦點放在鄧族圍村，可沒留意另一端的客家大屋與西式教堂，石廬與崇謙堂雖為龍躍頭文物徑一部分，但不對外開放。

永寧園在粉嶺龍躍頭，永寧村以北，由錦田鄧族分支而來，相傳有四百年歷史；梧桐河在永寧園西面，永寧園門樓建於1744年，以紅粉石築砌，

兩旁的對聯為「永承吉水 寧住龍山」，日久失修，青磚圍牆已成頹垣斷壁。園內建有三排朝向東北的房舍，如今已所餘無幾。

吉慶圍始建於明代，至今有五百多年歷史，築有一幢幢整齊排列的居室，供族中子弟居住；康熙年間為防盜賊，增建青磚圍牆，四角築有炮樓，園外挖掘護城深溝；同樣圍村在錦田有好幾座，如北圍、南謙樓；荒棄的西式大宅崇謙堂村另一位顯赫人物為徐仁壽，他乃華仁書院創辦人，在1932年將辦學權轉給耶穌會，他在1923年遷居至崇謙堂村，與彭樂三換得土地，次年興建兩層大宅石廬；

上水侯氏最早發源於上谷郡，即今河北中部及西部一帶，南遷至番禺；北宋末年進士侯五郎東遊寶安，見山川蒼翠，毓秀鍾靈，遂遷至寶安縣，侯五郎下傳至明朝十一世祖侯卓峰，見河上鄉一帶有關農田，鄰近雙魚河，水源充足，始開基於河上鄉，築茶寮，經營小生意，子孫繁衍，聚居於上水西部、雙魚河流域附近的河上鄉、燕崗、金錢、丙崗及孔嶺等地，至今已有六百年歷史。

上水侯族最早落戶之地，有不少歷史古蹟，包括侯公祠、洪聖古廟及排峰古廟等；侯公祠為河上鄉歷史建築物，在乾隆廿七年落成，為紀念十七世祖侯居石公而建，1987年列為法定古蹟。

■ 魏益君

「記者節」裡憶流年

事業發展，我單車百里沿文泗路到沿路鄉鎮的廠礦企業和學校拉贊助費。我不知道是我騎車下鄉的精神打動了對方，還是人家真的慷慨，反正每到一個單位，都同意做宣傳專版，給贊助費。當到達最後一站資邱鄉時，已是日落西山。晚上躺在鄉下的小旅館裡，計算拉到的幾萬元的贊助費，想着會得到領導的表揚，忘了一路奔波的勞累，心裡美滋滋的。

1994年，報紙不再鉛印，改為激光照排，膠版印刷。這樣我們的勞動量就更大了，每周都要到市裡的日報社印刷廠送版樣，然後等着校對，簽付印，第二天將報紙帶回。當時，可憐的差旅費我們住不起大的賓館，鳳凰旅館成了我們出發的必住之處。這裡價格便宜，但條件差，消暑和取暖設備不行。夏天夜裡悶熱，實在熱得不行，就鑽進賓館水房的大水缸裡泡上一陣；冬天晚上寒冷，為暖身乾脆沿金雀山路直跑到沂河大橋。

1997年，報社分離縣廣播電視局，開始獨

立辦公。這時，辦報質量和辦公條件也大大改善，報社逐漸配上了微機照排系統，實現了與日報的印刷對接，不用再再去市裡來回穿梭了。辦報條件改善了，但業務不熟練，處理緊急稿件的經驗不豐富，於是加班加點就成了家常便飯。那是2001年元旦前夜，微機室剛組建不久，當時，為了趕發縣委書記、縣長的中心祝詞，當晚成稿，當晚排版，當我們校對無誤傳完版，飢腸轆轆地找地方吃飯時，已過12點。在夜市小吃一條街上，我端起溫熱的酒杯，說：「同志們，新年快樂！」幾個同事一愣，接着笑了。方才明白，已經是在新的一年裡了。

2014年春，全國性的減輕農民負擔開始了，所有的縣級報紙全部停辦，我們的報紙也就此停刊，我的記者生涯從此畫上句號。然而，那段十二年的記者生涯卻永難相忘，那風風雨雨的日子，苦也罷、甜也罷，都成了美好的記憶。

我為生命裡有一段記者經歷而自豪！

■ 吳翼民

未入山門已見佛

的舜帝攸關哩。舜耕於歷山之下，歷盡千辛萬苦，鍾煉就治國安邦的人品、智慧和才能而被堯帝選為女婿和接班人，從此「堯舜」緊密聯繫在一起，成為中華民族歷史的一大美好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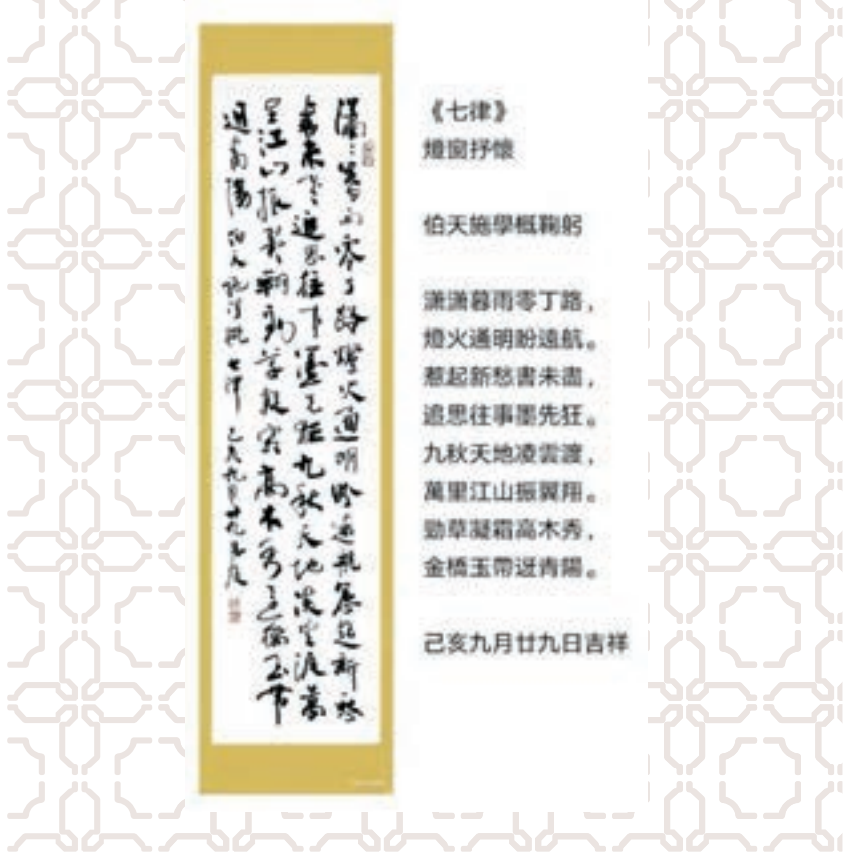
拜千佛亦拜舜帝，便是我們遊覽千佛山的初衷。然而心裡虔誠，腹內卻不禁恐慌起來，匆匆趕到千佛山時已過晌午，我們只為了抬腿趕路而忽視了肚子的空曠呢。人非仙佛，不可辟食，得找個就餐的地兒才是。然而舉目四顧，除了青山橫亘，道路縱橫，竟然沒有像樣的飯店，頗覺難堪，懊悔沒有在市中心繁華地段先禮了「五臟廟」，遂在山前躑躅徘徊，兀地一塊招牌閃入眼簾——「佛山緣素齋」，行啊，拜佛吃素齋是再恰宜不過呀，我們便向素齋館走去，到得門口一望，竟是人頭攢動，熱氣騰騰，尋思現今的人為了健康都崇尚吃素齋哩，此所以這家素齋館如此爆棚！聯想到許多地方的寺院就投人所好，次第辦起了素齋館、素麵館，檔次卻是不低的，例如江南有寺院的素麵館，本來銷售的「和尚麵」，價廉物美，搖身一變成了「羅漢麵」，身價陡然扶搖直上，質量甚至還不及往昔的「和尚麵」哩。此刻我等飢腸轆轆，也管不得「羅漢麵」還是「和尚麵」了，且墊了飢再說，於是去售票處點餐，待到了售票處，售票的一位女士要看我們的身分證，正感到雲裡霧裡，只見價目表上標明：「素齋自助餐，每位26元，65歲以上老人，每位19元」，這裡原來供應的是自

助餐，並且對老人還特別優惠呢。於是遞上身份證「驗明正身」，付款，端了盤子自助去休。

哈，這裡的自助餐端的是豐盛啊，各種素菜——綠葉蔬菜、豆製品和其他素食素點還有水果竟是琳琅滿目、色香味俱全，令人賞心悅目、胃口大開。店堂內食客雖多，卻是井然有序排隊取食，然後找座位坐下進食。也許這是佛門淨地，居然很少聽到喧嘩聲，也不見哪位食客有剩食留下。食畢，大夥自覺排隊將殘渣之類倒入泔腳桶，將盤子和其他餐具歸放到池子，由服務員統一洗刷。正食慾亢進的我們，一下吃了個淋漓酣暢。我飽嚼連連踱去售票處跟售票員閒聊，經閒聊得知，這家「佛山緣素齋」係當地一位企業家開設，已經有十餘年歷史，先是常規素齋，進而就開設常規素齋和自助餐式素齋並舉，特別是這自助餐，幾乎是零利潤，有時還要虧本貼補，但口碑賺得滿滿的，方圓一帶和外地來的遊客只要品嚐一次就會難以忘懷。除了開設價廉物美的素齋及自助餐，這家素齋館的老闆還通過放齋、扶貧、助學等形式來回報社會，館內還設有圖書和報紙讓人閱讀，把素齋館打造成快樂和諧的家園。

果然是個快樂和諧的家園，我看到進進出出的食客，不管已經從千佛山下來還是準備上千佛山的，無不滿面春風，似沐浴了佛光、滋潤了觀音淨瓶灑滴的甘霖。我們則心懷感恩之情，一步一步向鋪滿秋陽的千佛山山門走去……

施詞度墨香

■ 詩：施學概
書法：梁君度

詩詞偶拾

■ 李 玥

雪鵝

追隨落日而來，牠們嘈雜着鋪滿
三月的暮色。天明時
又神秘地散去

無人知曉，在另一個黃昏
牠們是否會如期返回，或是繼續奔往
遙遠的極地

在這早春漫天的
喧嘩和雪白中，我時常
為自己單純的異質
倍感羞慚

好在牠們寬厚地原諒了我的存在
時而靜靜休憩於湖面
時而又騰空躍起，急速地盤旋過遠處
林木與山嶺

雪鵝眼中的世界，或許只有
廣闊的天地，以及夕陽下這一泓
平靜、浩淼的湖水